

聯合報叢書

大野龍蛇

《第二冊》

高陽·著



總有三四天，曹雪芹一直覺得心頭像壓著一塊鉛似地，氣悶得難受；晚上還做惡夢，一下子驚醒了，上半身硬挺起來直坐著，渾身冷汗淋漓，心跳不止。

「不行！」送灶那天的半夜裏又是如此，被鬧醒了的杏香說：「明兒得找老何給你開一服安神藥，快過年了，你這樣子會讓老太太擔心。」

「不必服藥，再過兩三天，把那一片血光忘掉了就好了。」

「都幾天了？」杏香數著：「十九、二十、廿一、廿二、今兒廿三，五天工夫——。」

五天之前是十二月十八，曹雪芹到琉璃廠去買了紙筆，又到菜市口的西鶴年堂，爲馬夫人去

配一服膏滋藥，正跟夥計在議論方子時，只聽得人潮洶湧，往外一看，宛平縣的差役，正在攔開十字路口的攤販。

「這是幹嗎？」

「自然是刑部有差使。」夥計也詫異，「都快過年了，怎麼還殺人？」

「啊，不好！」曹雪芹失聲驚呼。

西鶴年堂的顧客與夥計，把視線都投了過來，臉上皆是狐疑之色；似乎每一個人都在心裏問：要殺的是這個人的甚麼人？

曹雪芹警覺自己失態，不免有些發窘，定定神，索性大大方方地說：「只怕是川陝總督張廣泗要處決了。」

「芹二爺跟他熟？」有個夥計問。

「認識而已。」

這時便有許多顧客到門外去看熱鬧；有的就爬上櫃臺，從高大的石庫牆門望出去，視線頗爲醒豁。夥計因爲曹雪芹是熟人，特意端了一張「瞭高」用的梯椅放在門邊。曹雪芹安坐在上，居高臨下，十字路口那三、五丈方圓的一片刑場，看得非常清楚。

不久，車走雷聲，直駛菜市口南端的半截胡同，那裏有個敝篷，向來是監斬官休息之處。接

着，刑部司官騎馬率領一批差役，押着露頂的囚車到了，車中兩名差役夾護張廣泗，他穿一件黑布棉袍，雙手反剪，背後插着斬標。頭上當然沒有帽子，花白頭髮在凜冽的西風中，往上亂飄着。他的臉也往上揚着，神色自不免悲憤，但曾緝五省兵符的氣概猶在。

但只一瞥之間，曹雪芹就看不到張廣泗的臉了，因為這家相傳「西鶴年堂」四字為嚴嵩所書的明朝老店，在菜市口北面；囚車駛到十字路口正中停了下來，張廣泗面南而跪，曹雪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

就這時人叢中閃出來幾個人，踉踉跄跄地奔到張廣泗兩旁跪下，一個個涕泗橫流，且哭且訴，只以隔得遠，聽不清是何言語？但張廣泗面前的情形卻一看即知——已有人在他面前鋪下一張蘆席，陳設酒菜香燭，是要生祭張廣泗。

果然，點燃了香燭，那些人自兩旁擁向正中，下跪磕頭，號啕大哭，然後有個後生從蘆席上捧起一大鍾酒，走到張廣泗面前，復又跪下，將酒鍾送到他脣邊，但見張廣泗仰起脖子，杯底慢慢朝天，是把那鍾酒都喝乾了。

這時刑部的司官，率領差役上來干涉了；須臾之間，移去祭品與蘆席，與祭的人亦驅回人叢之中。紮束得乾淨俐落的劊子手，亦已抱着行刑的鬼頭刀，徐步而上。最後是等監斬官一到，便是張廣泗伏法之時。

監斬官便在半截胡同口的敝簷之中，刑部司官將他們去請了來。

兩人都是行裝，前面一個戴亮藍頂子，腦後拖着一條花翎；後面一個卻戴着紅頂子，這是御前侍衛德保與刑部侍郎勒爾森，品級是勒爾森高，但德保以御前侍衛奉旨監刑，算是「欽差」，而勒爾森雖亦奉旨，卻以本身職責便有監刑一項，所以跟隨在「欽差」之後。

兩人到了張廣泗面前，是斜站在他西南面，面向東北，正對乾清宮那個方向。曹雪芹看到他們跟張廣泗曾作交談，猜想是問他有何遺言？問得少，答得多，想來不是訴說冤屈，而是臨刑以前，還有一番君恩未報的話，託監刑官代奏。

問答完了，德保、勒爾森往前走了數步，轉過身來，在張廣泗身後，面向東南，這才是監刑。劊子手便從張廣泗身後閃了出來，先向監斬官行禮，只見德保開口說了話，不知交代什麼？然後，劊子手走到張廣泗面前，屈膝打個杆，也說了句話——這句話曹雪芹知道，凡是命官處斬，劊子手一定先說一聲：「請大人升天！」有的人只聽得這一句話，三魂六魄就出竅了。

張廣泗卻身子不動，似乎神色如常。劊子手起身走到他身後，將左手抱着的刀，交到右手，反握刀把，刀口向外，刀背貼臂，手向內一彎，刀尖長出肘彎，曹雪芹心想：這該如何「砍」法？

一個念頭尚未轉完，答案已經有了，只見那劊子手起左手在張廣泗肩頭一拍；張廣泗似乎受

了驚，上半身往上一挺，脖子自然伸直了，那劊子手是預備好了的，彎起的右臂往胸前一帶，刀鋒切入張廣泗脖子後面的關節，然後輕輕一拖，腦袋便往前垂落，但並未身首異處，喉管斷了，喉頭那部分卻連皮搭肉，吊住了腦袋——這是張家事先花了錢的；劊子手的好處也就在這裏，出一趟「紅差」照例領四兩銀子，三四個月不出差是常事，但只要遇到「伺候」有錢的死囚，看身家弄個幾百銀子是很容易的事，因為腦袋一切下來，皮肉向外翻轉，很難再縫得上去，必得斷而不斷，有一部分連著，才易於措手。當然，這也是憑本事掙錢，手法不到家，多使了一點勁，人頭落地，那就不但一文落不到，而且還得挨中間人的罵。

使得曹雪芹受驚的是，張廣泗的腦袋往胸前垂落的時候，血往上漂，激射如箭，那一片血光深印在他腦中，很難抹得掉；以致得了這麼一個略如怔忡的毛病。

第二天一早把老何找了來；杏香說道：「芹二爺那天在菜市口看殺張廣泗，受了驚；老何，你給看一看。」

「喔！」老何望聞問切一步一步來；細細切完了脈說：「血不歸脾，不要緊。杏姨，有人參沒有？」

「怎麼？」杏香一驚，「要服人參！人虛得這個樣子？」

「不！『歸脾湯』一共十味藥，人參只要二錢就够了。」

「老何！」曹雪芹說：「要是一服湯頭，讓太太知道了，可不大好。」

「血不歸脾則妄行，所以治婦人經期不準，也可以用『歸脾湯』，就算杏姨服的好了。」

「此計大妙。」曹雪芹說：「你索性寫幾句脈案在上頭，太太問起來，更容易搪塞。」

老何的醫道真不錯，一服「歸脾湯」，藥到病除。年底下全家皆忙，反倒是他蕭閒無事，整天只是逗着兒子玩。

臘月廿八那天一早，門上來報「四老爺來了。」迎出去一看，曹頌神態安閒，彷彿有了什麼很得意的事。

「你今兒有工夫沒有？」他一開口就這樣問。

「有，有。」曹雪芹問道：「四叔有什麼事？」

「回頭再說。先看看你母親去。」

於是到了馬夫人那裏，在堂屋中落坐，全家包括秋月在内都來見禮問訊，「太太你看，」秋月笑着曹頌說：「四老爺的氣色真好，印堂多亮！又要走運了。」

「是啊！」馬夫人也說：「我也覺得四老爺彷彿越來越後生了。精神好，凡事有勁，自然就會走運。」

「走運倒不見得，不過一過了年，大概會動驛馬。」

「怎麼？四老爺要放出去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曹頌答說：「要出一趟差，大概二月裏動身，端午才能回來。」

「是差遣到那兒？」

「江南。」

「那好啊！」馬夫人笑道：「這趟差使，一定又得了多少首好詩。」

「詩是一定有的，也不會少，好不好就難說了。」

杏香性子比較急，插嘴問道：「說了半天，四老爺倒是什麼差使啊？」

「這話說來就長了。」一個急，一個偏偏緩緩道來；曹頌看着曹雪芹說：「和親王府快完工了，回頭你去看看。」

爲何要曹雪芹去看？一個啞謎未破，一個疑團又生；秋月知道「四老爺」說話，有時道三不着兩，「跑野馬」扯得很遠，便提醒他說：「四老爺，你說你江南的差使吧！」

這回曹頌倒是很痛快，簡捷了當地答說：「去勘察行宮。」

原來和親王府的工程已近尾聲，本主去看過幾次，深爲滿意，當時便跟曹頌表示，乾隆十六年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，皇帝奉侍南巡，已經定議。江南各處的行宮，皆須重修，他決定保舉曹頌充任這個差使。

「如果沿運河一路勘察過去，那快得一年的工夫，所以決定分頭派人。」曹頌欣然說道：「派給我的是幾個好地方。」

「有南京沒有？」馬夫人問。

「當然有。從揚州開始就歸我了。」曹頌一個一個數：「揚州、鎮江、南京；往回走是無錫、蘇州、嘉興、杭州，還有海寧。」

「那是看潮的地方。看潮是在八月裏。」

「不是去看潮。」曹頌答說：「南巡總得有個冠冕堂皇的題目，總不能說是陪太后去大逛一趟；所以說是巡視海塘。不過，這回駐蹕最久的地方，是在杭州。聽說還要到紹興。」

「到紹興幹什麼？」杏香問說。

話一出口，曹雪芹便拉一拉她的衣服；因此曹頌未曾回答，杏香也就會意而不問了。

「二嫂，」曹頌說道：「這回我仍舊想把雪芹帶了去。行不行？」

聽得這話，曹雪芹立即面有喜色；馬夫人自覺朝不保暮，不願愛子遠行，但看到曹雪芹的臉色，毫不遲疑地答說：「行！怎麼不行？」

曹雪芹倒想到了，「四叔，」他說：「到時候看，如果我娘沒有什麼，我才能放心跟了四叔去。」

「當然。」曹頌點點頭，「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我想舊疾也不會復發。」

「是。」秋月接口，「太太的病，從沒有在春天發過。」

「那好。我也放心。」

接下來便談往事了。馬夫人提到當年「康熙爺」南巡的種種故事，杏香從未聽過，竟出神了。

但曹頌卻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樣；秋月發覺了，乘馬夫人談得告一段落時，便即提醒：「四老爺只怕有事？」

「我想帶雪芹到和親王新府去看看。」

「有事嗎？」馬夫人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曹頌終於揭開了疑團，原來和親王弘晈，已定在「人日」——正月初七那天，大宴賓客，暢遊新園，亭臺樓閣，畫橋曲沼，都待貴賓賜嘉名，題楹聯，其中主客是和親王的叔父慎郡王允禧，他是聖祖的第二十一子，別號紫瓊道人，又號春浮居士，性喜翰墨，已有兩部詩集刻出來了，一部是早年所著，題名「花間堂詩鈔」；一部在去年才問世，名為「紫瓊巖詩鈔」。

他與果親王允禮同為勳妃陳氏所出，與曹頌也很熟，知道和親王邀他遊園，是要請他題名製聯，這彷彿有「面試」的意味在內，當着眾多賓客，如果不能即時「交卷」，未免與面子有關。

偏偏慎郡王作詩，才氣雖高，卻屬於「鳥寒郊瘦」的苦吟一路，少的是捷才；可也不便先去逛一逛，有了宿構比較容易應付，因此，他將曹頌找了去，除了細問新園景致以外，又交下一樁差使，希望先虛擬幾個匾額聯對，供他參考。

這就是曹頌這天邀他姪子去看和親王新府的原因，爲的是爲他「捉刀」，也是爲慎郡王「捉刀」。講明了緣故，不但曹雪芹自己有些得意，大家也爲他高興，都覺得這是很很有面子的事。

「王府有王府的規制，」馬夫人告誡愛子：「雖說不能俗氣，可也得富麗堂皇，你別胡言亂道，帶出不妥當的字眼來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曹雪芹笑道：「娘這『富麗堂皇』四個字，我斗膽改兩個字：『典雅堂皇』。」

「不錯，就在這四個字上下工夫。」曹頌又問：「你見過慎郡王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曹雪芹又說：「不過我聽人談過，慎郡王學鄭板橋的字，可以亂真。身在朱邸而有江湖之思，想來是容易相處的。」

「他外家是海寧陳家，所以好跟南士交遊。幾時我帶你去見見他。」

「是。」曹雪芹說：「等交了差再說。四叔，咱們這會兒就走吧。」

王府的正屋有一定的規制，格局方正，呆板無比；只有在所用的材料上來分好壞。但花園爭

奇聞妍就大不相同。

朱邸大宅的花園，不是在後，就是在西；因為東爲上首，爲建家廟祠堂之地，昭敬肅穆，既不宜游觀，更不宜住眷屬。和親王新府的花園，占地甚廣，包括北、西兩面，有一道迴溪，紫繞樓閣——京城的名園，不光是有錢就能修建的，因為園中池沼，須有活水，而這一脈有源頭的活水，是「無價之寶」，不是花錢買得到的。

京師的水源，在西郊玉泉山，曲折東南流，稱爲「玉河」，又稱「御河」，從元朝以來便歸皇家嚴格控制，怕拿玉河的水弄髒了，據說連在河中洗手都是禁止的。

玉河水由德勝門入城，匯成三個大湖泊，稱爲「外三海」，又稱「海子」，最北面的稱爲「積水潭」，經過德勝橋，在德勝門之東，外三海中最大的「後海」，自東北至西南，水流漸狹，通過銀錠橋折而往南，偏東擴張，便是「前海」，又稱「什刹海」。後海與前海接壤之處，恰在鼓樓西面，這一帶在明朝稱爲「西涯」，爲李東陽故居所在地。和親王新府，便在「西涯」之東。

曹雪芹隨着曹頌，遍歷全園，最後登上一座仿照蘇州拙政園中見山樓而建的橋樓——橋上建樓，形如水榭，西南至東北，一共五間，開窗遠眺，西山歷歷在目，這是異於其他名園的一處主要構築，曹頌關照好好題個名稱。

「名之爲『延爽樓』，如何？」

「太泛了。」

曹雪芹左右回顧，但見樓臺照影，波平如鏡，在他所到過的京師名園中，像這樣大的池子，實在少見。念頭轉到這裏，想起他母親的話，立即問道：「四叔，開口加大，是不是亦要奉旨？」

「當然。引玉河水入園，必得奏准。想多引玉河水，把開口加大，更非奉特旨不可。」

「那，就紀恩好了，叫做『恩波樓』。」

「好！」曹頌連連點頭，唸了兩句唐詩：「『東帛仍賜衣，恩波漲滄流。』」

「這應該拿宋之間的畫鶴詩來解釋：『鸞飛竟不去，當是戀恩波。』」

「恩波的典很多，慎郡王自己會解釋。」

「我想，」曹雪芹又說：「『延爽』二字，仍舊可用。西面是『延爽』，東面就叫『迎紫』，製兩方匾掛起來也很好。」

「也行。」曹頌又出題目了，「選得來副對子。」

「這要集句才好，得回去翻翻書。」

「你集字好了。」

集句爲聯，早就有的；集字爲聯是近來的風氣。當然是照唐玄宗出古人真蹟，命集賢院集字爲文的例子，須專集碑帖；曹雪芹想一想說：「我集稷帖吧。」

「稷帖」便是王羲之的蘭亭敘。曹雪芹臨窗靜坐，先將蘭亭默誦了一遍，約有一頓飯工夫，可以交卷了。

「我集了兩聯，一聯八言，一聯七言。」

「先唸八言的。」

「是。」曹雪芹唸道：「幽氣若蘭，虛懷當竹；閒情在水，靜氣同山。」

「不佳，不佳。」曹頌兀自搖頭：「『幽、閒』兩字都不妥。這裏沒有竹，山又太遠，完全不切。看七言那一聯怎麼樣？」

曹雪芹便又唸：「人品若山極崇峻，情懷與水同清幽。」

「也不見得好。」曹頌說道：「且留着再斟酌。」

曹雪芹好勝，凝神沈思了一會說：「這一聯如何？『會文人若在天坐；懷古情隨流水生。』」

「上聯好，『人若在天坐』寫景甚妙，也切合主人的身分。下一聯還得琢磨，憑空來個『懷古』，太突兀了。」

曹雪芹還想構思把下聯改妥當，但新油漆的氣味極重，而且遍地刨花木屑，尙未收拾，除了

這座橋樓以外，連個坐處都沒有，只好回家再作商量。

「四叔，你還是請到我那裏去喝酒；等我把稿子都弄出來，你好帶了走。」

「對！我也是這個主意。不過，」曹頌望着樓下說：「等我先交代工頭幾句話。」

工頭叫黃三，就在樓下待命，由小廝喚了上來，他先開口問道：「四老爺、芹二爺，飯已經備好了，是不是現在就開？」

曹雪芹來過兩回，知道飯是開在雜亂無章的工寮中，這種朔風凜冽的天氣，坐在四面通風的工寮中，吃那冷飯冷菜，實在受罪，所以不等曹頌有所表示，先就辭謝。

「多謝，不必。」

「黃三，飯不在你這兒吃了。」曹頌也說：「有件很要緊的事，得告訴你，王爺定在年初七請客，你得把未了的工程都趕完，收拾乾淨。」

「年初七？」黃三頓時緊張，「回四老爺的話，年初七萬萬來不及；中間還要過年——。」

「年就別過了。」曹頌打斷他的話說：「趕一趕工，我另外有賞。」

「就不過年也來不及。請四老爺趕緊跟王爺去回，無論如何得改期。」

曹頌還在沈吟，曹雪芹便說：「真來不及可也是沒法子的事。」

「那麼，」曹頌問道：「什麼時候可以趕出來呢？」

「最快也得正月初十。」

「好吧！」曹穎無奈，只好點頭。

「說實在的，我的工人可以不過年，反正大魚大肉，犒勞加豐，他們不能不賣我的老面子。可就是一樣麻煩，四老爺看，」黃三伸直手臂，轉着身子，環指四週，到處都是刨花兒、碎木頭，掃齊了得運走；大正月裏，照媽媽兒經，條帚簸箕都不准動的，那有一車子、一車子往外運東西的，王爺的新府，不要圖個吉利嗎？總得破了五才能弄乾淨。

他這一番說詞，畫蛇添足，反倒壞事，曹穎立即收回承諾，「既然你這麼說，那就初七交屋好了。」他說：「人家定了初七請客；如今請客雖不能不延期，初七到底把屋子接過來了，在我也算有個交代。」

黃三自悔顧不及舌，既然「破了五才能弄乾淨」，初七當然可以交屋。只好苦笑着答應下來。

不過，曹穎爲人卻很厚道，回到專供他辦事而臨時搭成的小木屋中，關照「請德老爺來」——工部營繕司派到工地來的三個筆帖式之一，名叫德振，專司工款出納，在三筆帖式居首。

「德大哥，」曹穎很客氣地問：「黃三的工料款支了多少了？」

「快支淨了。」德振答說：「還剩下一個尾數，三千多兩銀子。」

「喔，」曹頌想了一下說：「在『公帳』裏面支五百兩銀子，犒賞工人。這筆款子，記在我的名下。」

「這不必了，就算『公帳』好了。」

所謂「公帳」是照例所提的，最少二成的回扣，清繕司及工部沾得上邊的官吏，皆能分潤，但曹頌所提的是大份；犒賞記在他名下，意思是由他一個人負擔，將來俵分時如數照扣。

德振的話，當然是好意，不過，他亦微有不滿要提醒曹頌，「四爺，向來工程沒有驗收以前，工款最多發七成，你老格外寬厚，黃三的工款支到九成五了。」他略略放低了聲音說：「只怕會有『都老爺』說閒話了。」

「咱們滿洲的都老爺，誰沒有得了好處？工程總算很不錯。就因為款子撥得快，撥得多，黃三才能實心實力，不肯偷工減料。」

「話是不錯。」德振答說：「不過再好的工程，也有人挑眼兒。」

「只要王爺不挑眼兒就行了。」

德振說一句，曹頌駁一句；曹雪芹冷眼旁觀，看出來德振言外有未盡之意，曹頌卻未能體會，忍不住插嘴說道：「四叔，你聽聽德大爺的；也許有那個都老爺年過不去了。」

曹頌會意了，「喔，喔，德大哥，」他改容相謝，「你必是得到什麼風聲了，說出來咱們商